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列傳二十六

韋挺

子待價

萬石

待價曾孫武從新書增

楊纂

族子宏禮

宏武

宏武子元僖

劉德威

子審禮

審禮子易從

易從子昇

審

閻立德

孫知微

知微子則先

立德曾孫用之

柳亨

族子範

兄子爽

崔義元

子神基

神慶

韋挺雍州萬年人隋民部尚書沖子也少與隱太子相

善及高祖平京城引為隴西公府祭酒武德中累遷太

子左衛驃騎檢校左率太子遇之甚厚宮臣罕與為比

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宮會有上書言事者稱太子與宮

臣潛構異端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辭涉東宮
挺與杜淹王珪等並坐流於越雋及太宗在東宮徵拜
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舉之由是遷尚書右丞俄授
吏部侍郎轉黃門侍郎進拜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太
宗以挺女爲齊王祐妃嘗與房元齡王珪魏徵戴胄等
俱承顧問議以政事又與高士廉令狐德棻等同修氏
族志累承賞賚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
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挺陳謝曰臣驚
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
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是時承隋大
亂風俗薄惡

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卽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旣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

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承乾多過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泄禁中語左遷時挺亦預泰事太宗謂曰朕已罪正倫不忍更置卿於法特原之尋遷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

年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挺以父在隋爲營州總管有經略高麗遺文因此奏之太宗甚悅謂挺曰幽州以北至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軍行資糧無所取給卿宜爲此使但得軍用不乏功不細矣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爲副使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以幽易平三州驍勇二百人官馬二百匹爲從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行事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厰馬二匹賜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自桑乾河下至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還曰

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進遂下米於臺側權貯之待開歲發春方事轉運度大兵至軍糧必足仍馳以聞太宗不悅詔挺曰兵尙拙速不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二十年運漕甚無謂也乃遣繁峙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檢覆渠水懷質還奏曰挺不先視漕渠輒集工匠造船運米卽下至盧思臺方知渠閉欲進不得還復水涸乃便貯之通達平夷之區又挺在幽州日致飲會實乖至公陛下明年出師以臣度之恐未符聖策太宗大怒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依議除名

仍令白衣散從及前軍破葢牟城詔挺統兵士鎮葢牟
示漸用之也挺城守去大軍懸遠與高麗新城鄰接日
夜戰鬪鼓譟之聲不絕挺不堪其憂且不平於失職素
與術士公孫常善乃與常書以叙所懷會常以他事被
拘自縊而死索其囊中得挺書論城中危蹙兼有歎悵
之辭太宗以挺怨望謫爲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
子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
價卽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
陵率兵招慰高麗行至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
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

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以足疾免官而歸後累授蘭州刺史時吐蕃屢爲邊患高宗以沛王賢爲涼州大都督以待價爲司馬俄又遷肅州刺史頻有守禦之功徵拜右武衛將軍兼檢校右羽林軍事儀鳳三年吐蕃又犯塞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俄又徵還舊職復封扶陽侯則天臨朝拜吏部尚書攝司空營高宗山陵功畢加金紫光祿大夫改爲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賜物一千段仍與一子五品待價素無藻鑑之才自武職而起居選部旣銓綜無叙甚爲當時

所嗤垂拱元年十月復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禦突厥
厥明年春還六月拜文昌右相依舊同鳳閣鸞臺三品
既累登非據頗不自安頻上表辭職則天每降優制不
許之又表請削官秩迴恩贈父於是贈挺潤州刺史明
年上疏請自効戎旅之用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
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
河與吐蕃合戰初勝後敗又屬天寒凍雪案新書本紀寅識迦河之
敗在永昌元年五月丙辰吐蕃雖處極西豈五月猶天寒凍雪邪師人多死糧餽又不
支給乃旋師弓月頓於高昌則天大怒副將閻溫古以
逗留伏法待價坐除名配流繡州尋卒曾孫武少孤年十一補右千牛

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弟萬石頗有學業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遷

太常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太史

令姚元辯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始萬石奏太常博士

業請以卒哭迫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尋又兼知吏部選事卒官挺從祖兄子萬石罷其奏

安石別有傳

楊纂

字續卿

華州華陰人也祖儉周東雍州刺史父文偉

隋溫州刺史纂略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
燉煌令狐德棻友善大業中進士舉授朔方郡司法書
佐坐楊元感近屬除名乃家於蒲城義軍渡河於長春
宮謁見累授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爲考功
郎中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
爲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
宗以纂爲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罪不
至死固諫乃赦之三遷吏部侍郎八年副特進蕭瑀爲

河南道巡察大使與瑀情有不協屢相表奏瑀因以獲

罪纂尋拜尚書左丞纂既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

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

然而抑文雅進酷吏觀時任數頗為時論所譏後歷太

常少卿雍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復為尚書左丞遷

太僕卿檢校雍州別駕遷戶部尚書永徽初卒贈幽州

都督諡曰敬新書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

岐州刺史從子昉武后時為肅機字文化及子訴治先

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族子宏禮

宏禮字履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父岳大業中為萬年

令與素子元感不協嘗密上表稱元感必爲亂及元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爲留守所殺宏禮等遂免從坐高祖受禪以楊素隋代有勲業詔宏禮襲封清河郡公拜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仍爲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三遷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宏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宏禮每人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宏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時諸宰相並

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宏禮在行
在所掌知機務二十年拜中書侍郎明年加銀青光祿
大夫尋遷司農卿兼充崑邱道副大總管諸道軍將咸
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
茲于闐王凱旋未及行賞太宗晏駕宏禮頗忤大臣之
旨由是出爲涇州刺史永徽初論崑邱之功改授勝州
都督尋遷太府卿四年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宏武
宏武少修謹武德初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爲吏部郎
中孝敬初爲皇太子精擇僚案以宏武爲中舍人麟德
中將有事於東岳宏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

從駕還高宗特令宏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由

是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楊氏以與宏武同宗又稱

薦之俄遷西臺侍郎

帝嘗讓曰爾在我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對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

不敢違以諷帝用乾封二年與戴至德李安期等同東

后言也帝笑不罪

西臺三品及在政事頗以清簡見稱總章元年卒於官

贈汴州刺史諡曰恭子元亨則天時爲司府少卿

元禧尙舍奉御元禧頗有鑒術爲則天所任嘗忤張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合供奉則天乃下制曰隋尙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

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
請蹠之釁隋室喪亡蓋惟多僻究其萌兆實此之由生
爲不忠之人死爲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
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
肩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
四海上嘉賢佐下捍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餘褒貶
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
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於是左貶元亨爲睦
州刺史元禧爲資州長史元禧弟緱氏令元禧爲梓州
司馬張易之誅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元亨至齊州刺

史元禧台州刺史元禧宣州刺史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也父子將隋毗陵郡通守德威姿貌魁偉頗以幹略見稱大業末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手斬賊帥李青蛙傳首於行在所後與仁基同歸李密密素聞其名與麾下兵令於懷州鎮守武德元年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高祖嘉之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及劉武周南侵詔德威統兵擊之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德威總知留府事元吉纔出武周兵已至城下百姓相率投賊武周獲德威令

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德威自拔歸朝高祖親勞問之
兼陳賊中虛實及晉絳諸部利害高祖皆嘉納之改封
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擒建德平世充皆有
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
大理太僕二卿加金紫光祿大夫俄出爲緜州刺史以
廉平著稱百姓爲之立碑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十一年復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
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
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
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

有敎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則寧失不
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數歲遷刑部尙書兼檢
校雍州別駕十七年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至濮州
聞祐殺長史權萬紀德威入據濟州遣使以聞詔德威
便發河南兵馬以申經略會遭母憂而罷十八年起爲
遂州刺史三遷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年七十一贈禮
部尙書幽州都督諡曰襄陪葬獻陵德威閨門友穆接
物寬平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子審禮襲爵

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討
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載元氏渡江避

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貫徹幽微吾一顧念宿疾頓輕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稱之服闋當襲爵累表讓弟朝議不許永徽中累遷將作大匠兼檢校燕然都護襲封彭城郡公審禮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僚舊必嗚咽流涕母鄭氏早亡事繼母平壽縣主稍疾輒憂懼形於容色終夕不寐撫繼母男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以資延景之費而審禮妻子處饑寒晏然未嘗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

稍遷工部尚書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命審禮爲行軍總管與中書令李敬元合勢討擊遇賊於青海敬元後期不至審禮軍敗爲賊所執其子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狗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尚乘永隆二年卒於蕃中贈工部尚書諡曰僖

延景

字冬日

官至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

僕射

陪葬乾陵

審禮子易從歷位岐州司兵參軍審禮之沒吐蕃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

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後歷彭城長史任城男永昌中
坐爲徐敬貞所誣構遇害易從在官仁恕及將刑人吏
無遠近奔走競解衣相率造功德以爲長史祈福州人
從之者十餘萬其爲人所愛如此時稱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易從子昇

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

授右武衛騎曹參軍昇能文善草隸

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

審禮從父弟延嗣文明年爲潤州司馬屬徐敬業作亂
率衆攻潤州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俄而城陷
敬業執延嗣邀之令降辭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効命

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豈以一身之故爲千載之辱今日之事得死爲幸敬業大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之獲免乃囚之於江都獄俄而賊敗竟以裴炎近親不得叙功遷爲梓州長史再轉汾州刺史卒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閻立德

名讓字立德以字行

雍州萬年人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

其先自馬邑徙關中毗初以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

早傳家業武德中

爲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

累除尙衣奉御立德

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貞觀初歷遷將作少匠封大安縣男高祖崩立德以

營山陵功擢爲將作大匠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又令

攝司空營昭陵坐怠慢解職俄起爲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

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晚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

之以賜百姓坐免官十三年復爲將作大匠十八年從征高麗及

師旅至遼澤東西二百餘里泥淖人馬不通立德填道

造橋兵無留礙太宗甚悅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

咸稱旨賞賜甚厚俄遷工部尙書二十三年攝司空營

護太宗山陵事畢進封爲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

城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尙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子元

遂官至司農少卿

元邃子知微聖厯初歷位右豹韜衛將軍時突厥默啜

有女請和親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命知微

攝春官尙書送赴虜庭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大怒

遂拘之別所與知微率衆自恒岳道攻陷趙定二州之

如可汗以示華人知微經歲餘自突厥所還則天以其

自河以北蕭然隨賊入寇令百官鬻割然後斬之并夷其三族

朝廷以知微賣

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
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鬻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
先以武三思壻免死元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中
有司奏擬供奉姚崇以爲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
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立德曾孫
用之初爲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
事太守以爲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
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阿却之請按以法左右

震棟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殿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天寶中女爲義王玼妃終左金吾將軍

立本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後代立德爲工部尙書兄弟相代爲八座時論榮之總章元年遷右相賜爵博陵縣男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一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

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
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
此末伎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
姜恪對掌樞密恪旣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
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咸亨元年百司復舊名改爲中書
令四年卒

諡曰文貞

柳亨

字嘉禮

蒲州解人魏尙書左僕射慶之孫也父旦隋

太常少卿新城縣公亨隋末歷熊耳王屋二縣長陷於
李密密敗歸國累授駕部郎中亨容貌魁偉高祖甚愛

重之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卽帝之外孫也三遷
左衛中郎將封壽陵縣男未幾以譴出爲邛州刺史加
散騎常侍被代還數年不調因兄葬遇太宗遊於南山
召見與語頗哀矜之數日北門引見深加誨獎拜銀青
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誠之曰與卿舊親情素
兼宿卿爲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
獵有饗酒之名比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
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
紫光祿大夫久之拜太常卿從幸萬年宮檢校岐州刺
史永徽六年卒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敬

新書
諡恭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亨族子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
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
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
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
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
太宗意乃解範高宗時歷位尙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

亨兄子奭奭

字子邵

父則隋左衛騎曹因使卒於高麗奭

入蕃迎喪柩哀號逾禮深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
書舍人後以外生女爲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爲

皇后奭又遷中書侍郎永徽三年代褚遂良爲中書令
仍監修國史俄而后漸見疏忌奭憂懼頻上疏請辭樞
密之任轉爲吏部尙書及后廢累貶愛州刺史尋爲許
敬宗李義府所構云奭潛通宮掖謀行鴆毒又與褚遂
良等朋黨構扇罪當大逆高宗遣使就愛州殺之籍沒
其家奭旣死非其罪甚爲當時之所傷痛神龍初則天
遺制與褚遂良韓瑗等並還官爵子孫親屬當時緣坐
者咸從曠蕩開元初亨孫新書曾孫渙爲中書舍人表曰臣
堂伯祖奭去明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雖
蒙遺制盪雪而子孫亡沒並盡唯有曾孫無忝見貫龔

州蒙雪多年猶同遠竄陛下自臨寓縣優政必被鴻恩及於泉壤大造加於亡絕先天已後頻降絲綸曾任宰相之家並許收其淪滯況臣伯祖往叨執政無犯受誅藁寔尙隔故鄉後嗣遂編蠻服臣不申號訴義所難安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疏奏敕令夷歸葬官造靈輿遞還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煥弟澤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先是姚元之宋璟知政事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辭不切不可以補過是

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
愚樸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
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
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也竊見神龍已來羣邪
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斁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因
貴惡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
乖於章程之典妃主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閭
閻屠販之子悉由邪而忝官黜斥之人咸因姦而冒進
天下爲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其將墜此陛
下耳目之所親擊固可永爲炯戒者也臣聞作法於理

猶恐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祇如斜封授官皆是僕
妾汲引迷謬先帝昧自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
所愛陛下初卽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黜
之頃日以來又令叙之將謂爲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
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韋月
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
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
惡不定反覆相攻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邪者獲利
爲正者銜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爲僻將何以懲
風俗將何以止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

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謗議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臣恐因循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賞罰之典紀綱不謬天秩有禮君爵有功不可因怒以妄罰不可因喜以妄賞伏見尙鑒奉御彭君慶以邪巫小道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才昔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今聖朝私愛賞及儉人董狐不亡豈有所隱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臣雖未覩聖朝之妄罰已

覩聖朝之妄賞矣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唯其賢臣恐近習之人爲其先容有謬於陛下也惟陛下熟思而察之雖往者不可諫亦來者猶可追願杜請謁之路塞恩倖之門鑒戒前非無累後悔申畫一之法明不二之刑不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則天下之化人無間焉日新之德天鑒不遠澤後參選會有敕令選人上書陳事將加收擢澤又上書曰頃者韋氏險誠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

智聰明安宗廟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龙眉鮐背歡
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
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保其存
也亂者有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
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曰罔不有初鮮克有
終伏惟陛下慎厥終修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書曰
惟德罔小萬邦唯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
可懼也伏唯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
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
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於耳謬於心者無速之罰姑籌之以道省於厥躬雖木樸忌忤願恕之以直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協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

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波未變慢遊之樂餘風尙存夫小人倖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狎於非德茲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時從授以訓誥交修

不迨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
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球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
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敦勸學業示之以
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
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
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
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倖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

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
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
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
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
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
愛之心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
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
誠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
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
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書曰制于官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常于遊畋時謂淫
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
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
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紳服
以勗其非心使其奉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
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
王之戒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

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
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
門爵賞有差刑罰不當則忠臣正士亦不復談矣睿宗
覽而善之令中書省重詳議擢拜監察御史開元中

殿轉

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
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
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
玩以誦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
昔露臺爲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
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
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
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元宗稱善
累遷太子右庶子出爲鄭州刺史未行病卒贈兵部侍

郎

崔義元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元見羣鼠渡洛又稍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據栢崖義元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羣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眞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卽與義元歸國

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

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

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元擊敗之多下城堡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元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邱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籌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

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

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

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

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盾妄

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盾爲僕射破睦州攻歙州

殘之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元將督軍

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常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

衆皆兇懼司功參軍崔元籍言於義元曰起兵仗順猶

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爲然因命元籍爲

先鋒義元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謀二十餘人夜

有流星墜賊營義元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元曰刺史尙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元以功拜御史大夫義元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衆家皆爲釋解傍引證據各有條疏至是高宗令義元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論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元協贊其謀及長孫无忌等得罪皆義元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

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子神基襲爵長壽中爲司
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減死
配流後漸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

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
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
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勲甚賞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
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
後長史皆從尙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自爲
按行圖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富僞作改錢文敕
文書下州穀麥踊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

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據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時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敕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

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戒愼以臣愚見太子旣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敕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

闔

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

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

笏重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

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

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琳位終太子少保

琳開元中

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尙何疑初元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匱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卽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泣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

史臣曰周隋已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竟大其門挺恃才傲物固虧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

不仁難與議乎君子矣議者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凶德則羣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宏禮宏武之邪士二字疑誤而元亨兄弟竟以凶族竄逐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練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卒與禍會悲夫二閭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垂誠宜然柳氏世稱謇諤夷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元附麗武后神慶寬縱穢臣奕世纖邪以至傾敗宜哉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閭以藝辱劉以孝憊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傳二十九

于志寧

高季輔

張行成

族孫易之

昌宗

于志寧

字仲謚

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

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

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

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

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

軍謀

薛仁果平識者亮於囚虜中

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

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

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
或奏曰敕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
令預宴卽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
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元齡等皆
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
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
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
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旣幼少卿當
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

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疋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宏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誠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

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尙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礪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闔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旣自不知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厮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邱先聖旣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頃聞宮內屢有鼓聲

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
敕伏請重尋聖旨懇懃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
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尙
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所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
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
臧孫方之疾疹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望停工匠
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羣小之輩則三善允
備萬國作貞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闔官多在左右志
寧上書諫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積
彰於去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

不肖理亂之本咸在於茲況閹宦之徒體非全氣更番
階闈左右官闈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
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宋
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宏石用事京賈
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寶則踵武被戮遂使縉紳重
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迂其意者則災
及襁褓爰暨高齊都鄴亦弊閹官鄧長顓位至侍中陳
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枝藉其吹噓重
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嶽靡挂於刑書功無涓塵已勒於
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起怨嗟人懷憤歎骨

鯁之士語不見聽謬之臣言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
之由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
滏之兵修德行仁養政施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覲者
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
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德光守器憲章古始祖述前修
欲使休譽遠聞英聲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
或輕忽高班凌轢貴仕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
通方之人見議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
給使主司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出入宮中行
路之人咸以爲怪伏望狎近君子屏黜小人上副聖心

下允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論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四海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役不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

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愛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人面獸心豈得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辨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匡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讐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由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愼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

後推鞠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宏泰坐誣告太尉長孫无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唯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无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勲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无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宏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

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
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
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
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
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
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
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禋輟祀方今太

族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暫回
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
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
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厯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
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
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
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
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鏡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
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
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

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
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
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
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綰縱使
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
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
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宏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
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
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
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

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尙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

四年

隕石十八於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於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顯慶元年遷

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

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

行成等新營莊宅尙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

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尙書左

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

庶人也長孫无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

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鞠長孫无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无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於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

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

所異邪對曰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銘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

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
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
時疑張仲景華佗鼠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
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宏景
合而錄之帝曰有集二十卷子立政太僕少卿志寧元
善其書遂大行

孫

新書曾
孫誤

休烈休烈子益自有傳

高季輔

名馮以
字行

德州蓆人也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

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
仕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
其黨出鬪竟擒殺其兄者斬之持首以祭墓甚爲士友
所稱由是羣盜多歸附之衆至數千尋與武陟人李厚
德率衆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擢拜監

察御史多所彈糾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時太宗數
召近臣令指陳時政損益季輔上封事五條其略曰陛
下平定九州富有四海德超邃古道高前烈時已平矣
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
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
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
之旨至如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尙書八座責成斯在王
者司契義屬於茲伏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仍須擢
溫厚之人升清潔之吏敦朴素革澆浮先之以敬讓示
之以好惡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醜言過行見嗤於鄉

閭忘義私昵取擯於親族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
化自然家肥國富氣和物阜禮節於是競興禍亂何由
而作又曰竊見聖躬每存節儉而凡諸營繕工徒未息
正丁正匠不供驅使和雇和市非無勞費人主所欲何
事不成猶願愛其財而勿殫惜其力而勿竭今畿內數
州實惟邦本地狹人稠耕植不博菽粟雖賤儲蓄未多
特宜優矜令得休息强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
役全少帝京三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爲
差等均其勞逸又曰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勲
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於儉約汲汲於華侈

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尙且求利黎庶豈覺其非雖
刀必競實由於此有黷朝風謂宜懲革又曰仕以應務
代耕外官卑品猶未得祿旣離鄉家理必貧匱但妻子
之戀賢達其猶累懷饑寒之切夷惠罕全其行爲政之
道期於易從若不卹其匱乏唯欲責其清勤凡在末品
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去輶軒繼軌不能肅其侵漁何
以求其政術今戶口漸殷倉廩已實斟量給祿使得養
親然後督以嚴科責其報効則庶官畢力勸議斯允又
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
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副瞻望比見帝子

拜諸叔諸叔亦答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
倒昭穆伏願一番訓誡永循彝則書奏太宗稱善十七
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
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十八年加銀青光祿
大夫兼吏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嘗賜金背
鏡一面以表其清鑑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兼檢校吏
部尚書監修國史賜爵修縣公永徽二年授光祿大夫
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廢於家乃召其兄虢州刺
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其疾又屢降中使觀其進食問
其增損尋卒年五十八帝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

官給輜車歸葬於鄉

子正業仕至中

書舍人坐與上官儀善配流嶺外

張行成

字德立

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

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大業末察孝

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王世充僭號以爲度支尚書

世充平以隋資補宋州穀熟尉又應制舉乙科授雍州

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補殿中侍御史

改陳倉尉高祖謂吏

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

糾

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

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太宗嘗言及山

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常預議焉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于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

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
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臣備員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
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
宗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
成曰今者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行
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等皆以學
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皆厚賜而遣之太子
又使行成詣行在所太宗見之甚悅賜馬二匹縑三百
疋駕還京爲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以本官兼檢校尙

書左丞是歲太宗幸靈州太子當從行成上疏曰伏承
皇太子從幸靈州臣愚以爲皇太子養德春宮日月未
幾華夷遠邇佇聽嘉音如因以監國接對百僚決斷庶
務明習政理旣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與其出陪
私愛曷若俯從公道太宗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三年遷侍中兼刑部尙書太宗崩與高季輔侍高
宗卽位於太極殿梓宮前尋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
晉州地連震有聲如雷高宗以問行成行成對曰天陽
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
地動彌旬不休雖天道元邈窺算不測而人事較量昭

然作戒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修德禳災在於陛下且
陛下本封晉也今地震晉州下有徵應豈徒然耳伏願
深思遠慮以杜未萌二年八月拜尙書左僕射尋加授
太子少傅四年自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復抗表請致仕
高宗手制答曰密雲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
臣咎實甘萬方之責用陳六事之過策免之科義乖罪
已今敕斷表勿復爲辭賜宮女黃金器物固請乞骸骨
高宗曰公我之故舊腹心奈何舍我而去因愴然流涕
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九月卒於尙書省時年六十七
高宗哭之甚哀輟朝三日令九品已上就第哭比斂中

使三至賜內衣服令尙宮宿於家以視殯斂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賜東園祕器諡曰定宏道元年詔以行成配享高宗廟庭子洛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行成族孫易之昌宗

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尙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旣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卽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

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

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

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

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尙宮至宅問訊仍

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

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俄加昌宗左

新書
右

散騎常侍聖厯二年置控鶴府官員

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

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間朝隱薛稷

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

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撈蒲笑謔賜與無
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
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
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邱伯今同丁令威中郎
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
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
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上
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
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

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
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
於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
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
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皇太子相

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

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為麟臺監

封恒國公各實封三百戶俄改昌宗為春官侍郎易之
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為之
代作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為皇太子
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

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鞠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戢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爲證翼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爲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賊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下獄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鞠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強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臥

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
己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榜其事於路左臺御史
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
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鞠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

弟

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

神龍元年

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元暉張柬之等起

羽林兵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

仙院

及其兄同休從弟景雄

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位上陽

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
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

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天寶九載昌期女上

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拂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顯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贊曰猗歟于公獻替兩宮前修克繼嗣德彌隆高酬藥劑張感宸衷君臣之義斯爲始終

新書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摠謂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百二十九